

四庫全書

集部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梁文紀卷六

詳校官庶吉士_臣瑚圖禮

主事銜_臣徐以坤覆勘

總校官進士_臣楊懋珩

校對官中書_臣王鍾泰

謄錄監生_臣周世燦

欽定四庫全書

梁文紀卷六

明 梅鼎祚 編

任昉

字彦昇樂安博昌人仕齊中書侍郎入梁歷新安太守

武帝追封永陽王詔

已兄德履冲粹識業深通徽聲善譽風流籍甚道長世
短青塵緬邈感惟既往永慕慟心可追封永陽郡王
追封丞相長沙王詔

夫褒宗明器率由舊章光昭德祀永世作則亡兄道被

如仁功深微管懸諸日月久而彌新故能拯龜玉於已
毀導涸源於將塞今理運惟新賢戚並建感惟永遠觸
目崩心可追封長沙郡王

追封衡陽王桂陽王詔

亡弟暢風標秀物器體淹弘朱方之役盡勤王事策出
無方物惟不賞亡弟融業行清簡風度閑綽蚤優名輩
夙廣令聞朕應天紹命君臨萬寓祚啟郇滕感興魯衛
事往運來永懷傷切暢可追封衡陽郡王融可桂陽郡

王

封臨川安興建安等三王詔

神州帝城冠冕列岳渚宮樊鄧形勝是歸居中作衛翼
宣戎重隆茲寵號實允舊章並非親勿居惟賢斯授宏
朕之介弟早富德譽董一蕃政緝是嘉庸國禮家情瞻
寄隆重季風穎雋邁誠業標簡任居蕃翰政以化成偉
體韻淹穆神寓凝正經綸夷險叅贊王業

初封諸功臣詔

草昧權輿事深締構康俗成務義在庇民自非羣才並軌文武宣翼將何以啟茲景祚弘此帝圖或運籌帷帳經啟王業或攻城畧野殉義忘生或腹心爪牙折衝禦侮忠勤茂德夷險一致並宜建國開宇蕃屏王室山河之誓永永無窮

求薦士詔

夫進賢茂賞蔽善明罰前王盛則咸必由之朕纂統鴻業寅畏大寶思求俊異協贊雍熙歷聽九功物色輿阜

而白駒盈谷長楚未刈是以臨朝永歎日是伊佇便可
博詢卿士各舉所知將量才授能擢以不次庶同則哲
之明稱朕急賢之旨

齊宣德皇后臨朝答梁王令

承固茲謙抑未膺大典敬復雅旨良有憮然夫至寂難
原言象所絕教思有律感通斯在所以異人者神明同
人者用舍王誕茲上睿對越天行德冠二儀化周羣動
生民以來一人而已但達節弘道每濡跡於中庸神照

惟幾不抑心於鑽仰范宣既讓其下取則況聖圖審範
歌思是歸廉約雖弘慶賞遂替誠賢者悅義長難進之
風不肖者矜功沮竭力之效勸沮之間所差已遠王何
得不暫紆雅尚尤答天人使朕夜艾以安早朝有預今
遣率茲百辟申薦誠款萬致一塗煩言可畧

宣德皇后令

宣德皇后敬問具位夫功在不賞故庸勲之典蓋闕施
侔造物則謝德之途已寡要不得不強為之名使奎宰

有寄公實天生德齊聖廣淵不改參辰而九星仰止不
易日月而二儀貞觀在昔晦明隱鱗戢翼博通羣籍而
讓齒乎一卷之師劍氣凌雲而屈迹於萬夫之下辯析
天口而似不能言文擅雕龍而成輒削豪爰在弱冠首
應弓旌客遊梁朝則聲華藉甚薦名宰府則延譽自高
隆昌季年勤王始著建武維新締構斯在功隆賞薄嘉
庸莫疇一馬之田介山之志愈厲六百之秩大樹之號
斯存及擁旄司部代馬不敢南牧推轂樊鄧胡塵罕嘗

夕起惟彼狡童窮凶極虐衣冠泯絕禮樂崩喪既而鞠
旅誓衆言謀王室白羽一麾黃鳥底定甲既鱗下車亦
瓦裂致天之屈拱揖羣后豐功厚利無得而稱是以祥
光總至休氣四塞五老游河飛星入昴而地狹乎四履
勢卑乎九伯帝有愬焉輜軒萃止今遣某位某甲等率
茲百辟人致其誠庶匪席之旨不遠而復

重敦勸梁王令

朕聞匹夫好仁義在摩踵君子行道達斯兼濟未有盡

器窮神蘊徽章乎天植高莫中搏覩傾壘而弗極惟王
德冠往初功無與二四時等契兩曜齊明擬度天行取
賦乾健而運距艱季道極百王援義而起一戎大定羅
山革草罔不率從用使商庭產慈周闕樹梓傾宮既
散鹿臺靡蓄盛德大業巍巍若此日者事岐之號爰發
帝言殊物備禮率由寡昧雖復雲竿載路清蹕啟行昭
德報功未臻其極而高揖天休遠存克讓俾予未亡興
慚日是今遣率茲百辟人致誠請庶有感睿心霈然降

志

為齊竟陵王世子臨會稽郡教

富室兼并前史共蠹大姓侵威往哲攸疾而權豪之族
擅割林池勢富之家專利山海至乃水稱峻巖巖我君
后崇墉增仞內通神明出符大順火炎崑岡神嶽崩潰
蘭艾同燼玉石俱碎哲人遭命哀有餘慨

天監三年策秀才文三首

問秀才朕長驅樊鄧直指商郊因藉時來乘此厯運當

宸永念猶懷慙德何者百王之敝齊季斯甚衣冠禮樂
掃地無餘斲雕剗方經綸草昧採三王之禮冠履麤分
因六代之樂宮判始辨而百度草創倉廩未實若終畝
不稅則國用靡資百姓不足則惻隱深慮每時入芻橐
歲課田租愀焉疚懷如憐赤子今欲使朕無滿堂之念
民有家給之饒漸登九年之蓄稍去闕市之征子大夫
當此三道利用賓王斯理何從佇聞良說

問朕本自諸生弱齡有志閉戶自精開卷獨得九流七

畧頗常觀覽六藝百家庶非牆面雖一日萬機早朝晏
罷聽覽之暇三餘靡失上之化下草偃風從惟此虛寡
弗能動俗昔紫衣賤服猶化齊風長纓鄙好且變鄒俗
雖德慙往賢業優前事且夫縉紳道行祿利然也朕傾
心駿骨非懼真龍輜駟青紫如拾地芥而情游廢業十
室而九鳴鳥蔑聞子衿不作弘獎之路斯既然矣猶其
寂寞應有良規

問朕立諫鼓設謗木於茲三年矣比雖輜輳闕下多非

政要日伏青蒲罕能切直將齊季多諱風流遂往將謂
朕空然慕古虛受弗弘然自君臨萬寓介在民上何嘗
以一言失旨轉徙朔方睚眦有違論輸左校而使直臣
杜口忠讜路絕將恐弘長之道別有未周恚意以陳極
言無隱

到大司馬記室牋

高祖為大司馬錄尚書事

高祖克京邑霸府初開以昉為驃騎記室參
軍始高祖與昉過竟陵王西邸從容謂昉曰
我登三府當以卿為記室昉亦戲高祖曰我
若登三事當以卿為騎兵謂高祖善騎也至

是故引昉符昔
言焉昉奉牋

記室叅軍事任昉死罪死罪伏承以今月令辰肅膺典冊德顯功高光副四海含生之倫庇身有地况昉受教君子將二十年咳唾為恩盼睐成飾小人懷惠顧知死所昔承嘉宴屬有緒言提挈之旨形乎善謔豈謂多幸斯言不渝雖情謬先覺而迹淪驕餽湯沐具而非弔大屢構而相賀明公道冠二儀勲超遂古將使伊周奉轡桓文扶輶神功無紀作物何稱府朝初建俊賢翹首維

此魚目唐突璠璣顧已循涯實知塵忝千載一逢再造
難答雖則隕越且知非報不勝荷戴屏營之至謹詣廳

奉白牋謝聞死罪死罪

文選 舍生梁書作天生嘉宴
作清宴賀作驩翹作驤璠璣作

璠璣

梁國府僚勸進牋

齊中興二年正月策梁高祖相國梁公加九
錫高祖固辭府僚勸進公不許藝文類聚
載云任昉為百辟勸進牋文選載重請箋云
任昉按丘遲傳高祖平京邑霸府開引為驍
騎主簿時勸進梁王
及殊禮皆遲文也

伏承嘉命顯至佇策明公逡巡盛禮斯實謙尊之旨未窮遠大之致何者嗣君棄常自絕宗社國命民生翦為仇讎折棟崩榱壓焉自及卿士懷脯斲之痛黔首懼比屋之誅明公亮格天之功拯水火之切再躋日月重綴參辰反龜玉於塗泥濟斯民於阨岸使夫匹婦童兒羞言伊呂鄉校里塾恥談五霸而位卑乎阿衡地狹於曲阜慶賞之道尚其未洽夫大寶公器非要非距至公至平當仁誰讓明公宜祇奉天人允膺大禮無使後予之

歌同為胥怨兼濟之仁翻為獨善

梁書 民生梁書作人主童兒書作二兒

今從藝文類聚

府僚重請牋

二月府僚重請於是始受

近以朝命蘊隆冒奏丹誠奉被還令未蒙虛受措紳顓
顓深所未達蓋聞受金於府通人之弘致高蹈海隅匹
夫之小節是以履乘石而周公不以為疑贈玉璜而太
公不以為讓況世哲繼軌先德在民經綸草昧深歎微

管加以朱方之役荆河是依班師振旅大造王室雖復
累跡救宋重祇存楚居今觀古曾何足云而惑甚盜鐘
功疑不賞皇天后土不勝其酷是以玉馬駿奔表微子
之去金版出地告龍逢之怨明公據鞍輟哭厲三軍之
志獨居掩涕激義士之心故能使海若登祇罄圖効祉
山戎孤竹束馬景從伐罪弔民匡時靜亂匪叨天功實
勤濡足且明公本自諸生取樂名教道風素論坐鎮雅
俗不習孫吳邁茲神武驅盡誅之氓濟必封之俗龜玉

不毀誰之功與獨為君子將使伊周何地某等不達通變

實有愚誠不任慙欵棘心重謁伏願特膺典策式副民

望

文選 蘊隆梁書作蘊策藝文作蘊崇世書作代王
室作臺閣跡作萌怨作寃民並作人匡時作一匡

答何肩書

得書知便遠追疎董超然高蹈雖朝旨殷勤而輕棹已

遠供餞莫申瞻言增慨善保嘉猷比致音息懷人望古

潛悵久之

藝文類聚 舊作為昭明太
子答肩然昭明自有與肩書

與江革書

革字休映濟陽考城人齊尚
書駕部郎入梁歷度支尚書

建安王子真為雍州刺史表求管記以革為
征北記室參軍與弟觀少長共居苦求同行
乃以觀行參軍兼記室時沈約任昉並相賞
重昉與革書南史作沈約任昉與革書

此段雍府妙選英才文房之職總卿昆季可謂馭二龍

於長途騁騏驥於千里

梁書

此段南史作比聞江

會稽郡丞門生故吏並齋持緣道迎候革曰我通不受
餉不容獨當故人筐篚按此亦口語耳尺牘載作辭餽
餉書非附
訂於此

與沈約書

范雲字彥龍南鄉武陰人歷尚書右僕射
天監二年卒昉時為義興太守與約書

范僕射遂不救疾范侯淳孝睦友在家必聞直道正色
立朝斯著一金之俸必徧親倫鍾庾之秩散之故舊佐
命興王心力俱盡謀猷忠允諒誠匪躬破產而字死友
之孤開門而延故人之殯則惟其常無得而稱矣器用
車馬無改平生之素憑論款對不易布素之交若斯人
者豈云易遇昉將莅此邦務在遄邁雖解駕流連再貽
款顧將乖之際不忍告別無益離悲祇增今恨永念平
生忽焉疇曩追尋笑緒皆成悲端

梁典

弔樂永世書

永世孝友之至發自天真皎潔之操曾非矯飾意有所
固白刃不移理有所托淄澠自辨餘息雖存視陰無幾
終始之托方寄祁侯豈謂樂生反先朝露以理遺滯鄙
識未曉以事尋悲哀楚交至松楸可拱悲緒無窮

為王金紫謝齊武帝示皇太子律序啟

文惠太子長懋

臣聞化澄上業草纓垂典教清中世父服懲刑自禮失
宗周俗反炎漢張馮導其迹賈杜浚其流仲舒之得情

孔子之博約故以義該往哲盡美前王而年世浸遠篇牘訛誤朽編落簡見誣前淑侮文擅議取弊後昆立不倚衡遂均鴻毛之殞傷足居憂忘貽髮膚之痛豈所以臨河永歎含育最靈者也伏惟陛下施博天地澤深禹湯溫舒之策優游虛授衛展之議寧失弗經削秋荼之法解凝脂之網

並藝文類聚

上蕭太傅固辭奪禮啟

昉為尚書殿中郎父憂去職齊明帝作相起為驃騎記室再三固辭帝見其辭切不能奪

昉啟近啟歸訴庶諒窮款奉被還旨未垂哀察悼心失
圖泣血待旦昉於品庶示均鎔造干祿祈榮更為自拔
虧教廢禮豈關視聽所不忍言具陳茲啟往來未宦祿
不代耕飢寒無甘旨之資限役廢晨昏之半膝下之歡
已同過隙几筵之慕幾何可憑且奠酌不親如在安寄
晨暮寂寥聞若無主所守既無別禮窮咽豈及多喻明
公功格區宇感通有塗若霈然降臨賜寢嚴命是知孝
治所被爰至無心錫類所及匪徒教義不任崩迫之情

謹以啟事陳聞謹啟

文選

求為劉瓛立館啟

瓛見齊

昔在魏中爰及晉始書貴虛玄人悅陶縱瑚璉廢泗上之容樽俎恣林下之適春千秋羽委曠而弗陳西序東膠寂寥而誰仰所以金雞忘曉玉羊失馭神器毀於樵我寶厯遷於干越豈不悲歟劉瓛澡身浴德修行明經賤珪璧於光陰竟松筠於歲晚貧不隕穫其心窮不二三其操而困無居止浮寓親游垣棟傾替室衢墊側有

朋自遠無用栖憑皆負笈擔簦櫛風沐露獻之器學無
謝前修輒欲與之周旋開館招屈臣第西偏官有閒地
北拒晉山南望通邑雖曰人境實少浮喧廣輪裁盈數
畝布以施立黌塾薄藝桑麻粗創茨宇

藝文類聚

為卞彬謝修卞忠貞墓啟

彬字士蔚濟陰宛句人齊綏建太守

卞壺永嘉中為右將軍領右衛蘇峻稱兵六軍敗績壺赴賊二子眕盱隨從俱為賊所害

臣彬啟伏見詔書并鄭義泰宣敕當賜修理臣亡高祖
晉故驃騎大將軍建興忠貞公壺墳塋臣門緒不昌天

道所昧忠構身危孝積家禍名教同悲隱淪惆悵而年
世貿遷孤裔淪塞遂使碑表蕪滅丘樹荒毀狐兔成穴
童牧哀歌感慨自哀日月纏迫陛下弘宣教義非求效
於方今壺餘烈不泯固陳力於異世但加等之渥近闕
於晉典樵蘇之刑遠流於皇代臣亦何人敢謝斯幸不
任悲荷之至謹奉啟以聞謹啟

為齊明帝讓宣城郡公第一表

明帝既廢鬱林王立海陵始錄

尚書事封宣城郡公時昉為太子步兵使具
表草讓帝愠其辭斥於建武之世位不過列

臣驚言被臺司召以臣為侍中中書監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揚州刺史錄尚書事封宣城郡開國公食邑三千戶加兵五千人臣本庸才知力淺短太祖高皇帝篤猶子之愛降家人之慈世祖武皇帝情等布衣寄深同氣武皇大漸實奉詒言雖自見之明庸近所蔽愚夫一至偏識量已實不忍自固於綴衣之辰拒違於玉几之側遂荷顧託導揚末命雖嗣君棄常獲罪宣德王室

不造職臣之由何者親則東牟任惟博陸徒懷子孟社稷之對何救昌邑諍臣之譏四海之議於何逃責且陵土未乾訓誓在耳家國之事一至於斯非臣之尤誰任其咎將何以肅拜高寢虔奉武園悼心失圖泣血待旦寧容復徵榮於家恥宴安於國危驃騎上將之元勲神州儀刑之列岳尚書古稱司會中書實管王言且虛飾寵章委成禦侮臣知不愜物誰謂宜但命輕鴻毛責重山岳存沒同歸毀譽一貫辭一官不減身累增一職已

黷朝經便當自同體國不為飾讓至於功均一匡賞同
千室光宅近甸奄有全邦隕越為期不敢聞命亦願曲
留降鑒即垂順許鉅平之懇誠必固永昌之丹慊獲申
乃知君臣之道綽有餘裕苟曰易照敢守難奪故可庶
心弘議酌已親物者矣不勝荷懼屏營之誠謹附某官

某甲奉表以聞

偏識梁書作偶識不造作之
亂古稱作是稱君臣作君子

為范尚書讓吏部封侯第一表

臣雲言被尚書召以臣為散騎常侍吏部尚書封霄城

縣開國侯食邑千戶奉命震驚心顏無措臣雲頓首頓
首死罪死罪臣素門凡流輪翮無取進謝中庸退慚狂
狷固常鑽厲求學而一經不治篆刻為文而三冬靡就
負書燕魏空彈菽粟躡屨齊楚徒知貧賤既而分虎出
守以囊被見嗤持斧作牧以惹茲興謗赭衣為虜見獄
吏之尊除名為民知井臼之逸百年上壽既曰徒然如
其誠說亦以過半亂離斯瘼欲以安歸閉門荒苑再離
寒暑兼以東臯數畝控帶朝夕闔外一區悵望鍾阜雖

室無趙女而門多好事祿微賜金而歡同娛老折芟燔
枯此焉自足陛下應期萬世接統千祀三千景附八百
不謀臣釁等離心功慚同德泥首在顏輿棺未毀締構
草昧敢叨天功獄訟謳歌示同民志而隆器大名一朝
總集顧已反躬何以臻此政當以接閉白水列宅舊豐
忘捨講之尤存諸公之費俯拾青紫豈待明經臣雲頓
首頓首死罪死罪夫銓衡之重闕諸隆替遠惟則哲在
帝猶難漢魏以降達識繼軌雅俗所歸唯稱許郭拔十

得五尚曰比肩其餘得失未聞偶察童幼天機暫發顧
無足算在魏則毛玠公方居晉則山濤識量以臣況之
一何遼落齊季陵遲官方淆亂鴻都不綱西園成市金
章有盈筭之談華貂深不足之歎草創惟始義存改作
恭己南面責成斯在豈宜妄加寵私以乏王事附蟬之
飾空成寵章求之公私授受交失近世侯者功緒參差
或足食關中或成軍河內或制勝帷幄或門人加親或
與時抑揚或隱若敵國或策定禁中或功成野戰或盛

德如卓茂或師道如桓榮或四姓侍祠已無足紀五侯
外戚且非舊章而臣之所附唯在恩澤既義異酬庸實
榮非儒者雖小人貪幸豈獨無心臣本自諸生家承素
業門無富貴易農而仕乃祖玄平道風秀世爰在中興
儀刑多士位裁元凱任止牧伯高祖少連風乘高尚所
富者義所乏者時薄官東朝謝病下邑先志不忘愚臣
是庶且去歲冬初國學之老博士耳今茲首夏將亞冢
司雖千秋之一月九遷荀爽之十旬遠至方之微臣未

為速達臣雖無識唯利是視至於虧名損實為國為身
知其不可不敢妄冒陛下不棄管蒯愛同絲麻倘平生
之言猶在聽覽宿心素志無復貳辭矜臣所乞特迴寵
命則彝章載穆微物知免臣今在假不容詣省不任荷
懼之至謹奉表以聞

為蕭揚州作薦士表

齊始安王為揚州刺史
齊明帝建武初有詔舉士

遙光表薦陳除驃騎從事中郎僧孺除
尚書儀曹郎 此表梁書分在二傳

臣聞求賢暫勞垂拱永逸方之疏壤取類導川伏惟陛

下道隱旒纁信充符璽六飛同塵五讓高世白駒空谷
振鷺在庭猶懼隱鱗卜築藏器屠保物色闕下委裘河
上非取製於一狐諒求味於兼采而五聲倦響九工是
詢寢議廟堂借聽輿阜臣位任隆重義兼家邦實欲使
名實不違徼倖路絕世門上品猶當格以清談英俊下
僚不可限以位貌竊見祕書丞琅邪王暕年二十一字
思晦七葉重光海內冠冕神清氣茂允迪中和叔實理
遣之談彥輔名教之樂故以暉映先達領袖後進居無

塵雜家有賜書辭賦清新屬言玄遠室邇人曠物疎道親
養素丘園台階虛位庠序公朝萬夫傾望豈徒荀令可
想李公不忘而已哉前晉安郡侯官令王僧孺年三十
五字僧孺理尚棲約思致恬敏既筆耕為養亦傭書成
學至乃集螢映雪編蒲緝柳先言往行人物雅俗甘泉
遺儀南宮故事畫地成圖抵掌可述豈直鼯鼠有必對
之辯竹書無落簡之繆暎坐鎮雅俗弘益已多僧孺訪
對不休質疑斯在並東序之祕寶瑚璉之茂器誠言以

人廢而才實世資臨表悚戰猶懼未允不任下情

世門
梁書

作勢門傾望作傾首不
忘作不亡集瑩作照瑩

為褚諮議綦讓代兄襲封表一

一昨被司徒符印稱詔旨許臣兄賁所請以臣紹封
南康郡公臣世屬啟聖運偶時來尚德疇庸先錫土宇
臣賁載世承家兄居長德而量已夙退內事園蔬以臣
行達幽明早酷荼苦賁天倫冥至友愛淳深非直引瘠
推溫故能逃迹讓位鞠育提養以及人次事死讓生尚

均脫屣取信十室本若錙銖乃遠謬推恩近霑庸薄能以國讓弘義有歸匹夫難奪守以弗二昔武始迫家臣之策陵陽感鮑子之言張以誠請丁為理屈且大宗絕緒命臣出纘傍統稟承在昔理絕終天永懷情事觸感崩裂伏惟陛下俯權孤門哀榮之重爰奪臣一至之輕察其丹款特賜停絕至公允穆微臣克幸

為褚諮議秦讓代兄襲封表二

近冒披歟庶蒙哀亮奉被還詔未垂矜允伏讀周遑罔

真心誠臣本凡劣身名不限標一善不足以驗風流存
小讓不足以弘進止若乃富埒千駟貴有邦家二者之
來不期而至中人猶且趨趨凡近固宜勉勗直以門緒
有歸長德無二若使賁高延陵之風忘子臧之節是廢
德舉豈曰能賢陛下留心孤門特深追遠故臣窮必呼
天憑威咫尺責嬰疾沈固公私廢禮逢不世之恩遂良
已之志確然難奪有理存焉臣既承先旨出繼傍統受
命有資反身何奉敏心感悼免義迫窮誠賁息霽年將

志學禮及趨拜且私門世適二三攸序若天眷無已必
降殊私乞臣霽奉膺珪社伏願陛下聖慈曲垂矜慎如
蒙哀允施重含育

為范始興作求立太宰碑表

臣雲言原夫存樹風猷沒著徽烈既絕故老之口必資不
刊之書而藏諸名山則陵谷遷貿府之延閣則青編落
簡然則配天之迹存於泗水之上素王之道紀於沂川
之側由是宗師之義擬迹於西河尊主之情致之於堯

寓故精廬妄啟必窮錫勒之盛君長一城亦盡刊刻之
美況乎甄陶周召孕育伊顏故太宰竟陵文宣王臣某
與存與亡則義形社稷嚴天配帝則周公其人體國端
朝出藩入守進思必告之道退無苟利之專五教以倫
百揆時序若夫一言一行盛德之風琴書藝業述作之
茂道非兼濟事止樂善亦無得而稱焉人之云亡忽移
歲序鴟鴞東徙松檟成行六府臣僚三藩士女人蓄油
素家懷鉛筆瞻彼景山徒然望慕昔晉氏初禁立碑魏

舒之亡亦從班列而阮畧既泯故首冒嚴科為之者竟免
刑戮置之者反蒙嘉歎至於道被如仁功叅微管本宜
在常均之外故太宰淵丞相疑親賢並軌即為成規乞
依二公前例賜許刊立寧容使長想九原樵蘇罔識其
禁駐蹕長陵轡軒不知所適臣里閭孤賤才無可甄值
齊網之弘弛賓客之禁策名委質忽焉二紀慮先犬馬
厚恩不答而敝帷毀蓋未蓐螻蟻珠襦玉匣遽飾幽泉
陛下弘獎名教不隔微物使臣得駿奔南浦長號北陵

既曲逢前施實仰覲後澤倘驗杜預山頂之言庶存馬
駿必拜之感臨表悲懼言不自宣

為皇太子求一日一入朝表

臣聞內豎告安姬昌怡色鳴雞戒旦周發冠履或以涼
燠之候晨昏異宜膳羞之和鼎飪殊節一辰三朝稱情猶
簡終日承顏在理斯愜且長壽之對撫循無已馳道未
窮顧懷不輟豈直下動天性固亦上結慈衷自頃半旬
乃朝遂為通制事踰信次義求晨省一日萬機不敢三

塵御省每旦改宿特乞一至寢門

為吏部謝表

郎官之重千金非譬爰在前世實光選造清通為首終
遂弗居深識為度累薦無獲承乏攝官顧知其望方今
皇朝御宇昇長咸亨涇渭縉紳無謬衡石抑揚庶品亦
候能官顧已循涯孰用祗荷唯知死所未識所報

為王思遠讓侍中表

行則六尺之內陪接天光語則親璽申命誠信區宇獻

可替否出納惟幾敷奏於聲華之上進讓於玉堂之下金遷七貴之茂王粲二公之孫雖復仲尉孤緒元卿末裔未有不階民譽妄承典私者也

為梁公請刊改律令表

臣聞淳源既遠天討是因畫衣象服以致刑措草纓艾鞞民不能犯及淳德下衰運距澆季湯刑禹政不足禁姦九法三章無以息訟所以赭衣塞路圜犴成市凝脂已疎秋荼未苦姦吏為市生殺並用可為慟哭豈徒一

緒夫肖貌天地稟靈川岳受體愛敬髮膚為重流矢影
風顧有憂色而當妄加剗斲金木為伍且夫刻木不對
畫地不入畏避若是而動貽非命王道為虧良在於此
法開二門為政之蠹生殺多緒誰其適從

為蕭侍中拜襲封表

詔書拜臣襲封竟陵郡王臣以凡庸素乏才植皇朝尚
德詔爵惟賢遂復出修職貢入頒卿士但有道之守海
外重局蕃籬近甸無勞擊柝仰閱舊章俯增私感報國

承家豈云萬一

奏彈曹景宗

御史中丞臣任昉稽首言臣聞將軍死綏咫尺步無却顧望避敵逗撓有刑至乃趙母深識乞不為坐魏主著令抵罪已輕是知敗軍之將身死家戮爰自古昔明罰在斯臣昉頓首頓首死罪死罪竊尋獠獫侵軼暫擾疆陲王師薄伐所向風靡是以淮徐獻捷河兗凱歸東闕無一戰之勞塗中罕千金之費而司部懸隔斜臨寇境故

使狡虜憑陵淹移歲月故司州刺史蔡道恭率厲義勇
奮不顧命全城守死自冬徂秋猶轉戰無窮亟摧醜虜
方之居延則陵降而恭守比之疎勒則耿存而蔡亡若
使郢部救兵微接聲援則單于之首又懸北闕豈直受
降可築涉安啟土而已哉實由郢州刺史臣景宗受命
致討不時言邁故使蝟結蟻聚水草有依方復按甲盤
桓緩救資敵遂令孤城窮守力屈凶威雖然猶應固守
三關更謀進取而退師延頸自貽虧衄疆場侵駭職是

之由不有嚴刑誅賞安寘景宗即主臣謹案使持節都督郢司二州諸軍事左將軍郢州刺史湘西縣開國侯臣景宗擢自行間邁茲多幸指縱非擬獲獸何勤賞茂通侯榮高列將負擔裁弛鐘鼎遽列和我莫效二八已陳自頂至踵功歸造化潤草塗原豈獲自己且道恭云逝城守累旬景宗之存一朝棄甲生曹死蔡優劣若是惟此人斯有覲面目昔漢光命將生知千里魏武置法案以從事故能出必以律錙銖無爽伏惟聖武英挺畧

不世出料敵制變萬里無差奉而行之實弘廟算惟此
庸固理絕言提自胡騎縱逸久患諸夏聖朝乃顧將一
車書懋彼司氓致辱非所早朝永歎載懷矜惻致茲虧
喪何所逃罪宜正刑書肅明典憲臣謹以劾請以見事
免景宗所居官下太常削爵土收付廷尉法獄治罪其
軍佐職僚偏裨將帥絰諸應及咎者別攝治書侍御史
隨違續奏臣謹奉白簡以聞

奏彈劉整

御史中丞臣任昉稽首言臣聞馬援奉嫂不冠不入汜
毓字孤家無常子是以義士節夫聞之有立千載美談
斯為稱首臣昉頓首頓首死罪死罪謹案齊故西陽內
史劉寅妻范詣臺訴列稱出適劉氏二十許年劉氏喪
亡撫養孤弱叔郎整恒欲傷害侵奪分前奴教子當伯
並已入衆又以錢婢姊妹弟溫仍留奴自使又奪寅息
逡婢綠草私貸得錢並不分逡寅第二庶息師利去歲
十月往整田上經十二日整便責范米六斗哺食米未

展送忽至戶前隔箔攘拳大罵突進房中屏風上取車
帷準米去二月九日夜婢采音偷車欄甲杖龍牽范問
失物之意便打息遂整及母并奴婢等六人來至范屋
中高聲大罵婢采音舉手查范臂求攝檢如訴狀輒攝
整父舊使奴海蛤到臺辯問列稱整亡父興道先為零
陵郡得奴婢四人分財以奴教子乞大息寅寅亡後第
二弟整仍奪教子云應入衆整便留自使婢姊及弟各
准錢五千文不分遂其奴當伯先是衆奴兄弟未分財

之前整兄寅以當伯貼錢七千共衆作田寅罷西陽郡還雖未別火食寅以私錢七千贖當伯仍使上廣州去後寅喪亡整兄弟後分奴婢唯餘婢綠草入衆整復云寅未分財贖當伯又應屬衆整意貪得當伯推綠草與遂整規當伯還整擬欲自取婢當伯遂經七年不返擬已死亡不迴更奪取綠草貨得錢七千整兄弟及姊共分此錢又不分遂寅妻范云當伯是亡夫私贖應屬息遂當伯天監二年從廣州還至整復奪取云應充衆准顧借

上廣州四年夫直今在整處使進責整婢采音劉整兄
寅第二息師利去年十二月十二日忽往整墅停住十
二日整就兄妻范求米六斗哺食范未得還整怒仍自
進范所住屏風上取車帷為質范送米六斗整則納受
范今年二月九日夜失車欄子夾杖龍牽等范及息浚
道是采音所偷整聞聲仍打浚范喚問何意打我兒整
母子爾時便同出中庭隔箔與范相罵婢采音及奴教
子楚王法志等四人於時在整母子左右整語采音其

道汝偷車校具汝何不進裏罵之既進爭口舉手誤查
范臂車欄夾杖龍牽實非采音所偷進責寅妻范奴苟
奴列孃去二月九日夜失車欄夾杖龍牽疑是整婢
采音所偷苟奴與郎遂往津陽門糴米遇見采音在津
陽門賣車欄龍牽苟奴登時欲捉取遂語苟奴已爾不
須復取苟奴隱僻少時伺視人買龍牽售五千錢苟奴
仍隨遂歸宅不見度錢並如采音苟奴等列狀粗與范
訴相應重覈當伯教子列稱被奪今在整處使悉與

海蛤列不異以事訴法令史潘僧尚議整若輒畧兄子
逡分前婢貨賣及奴教子等私使若無官令輒收付近獄
測治諸所連逮結應洗之源委之獄官悉以法制從事
如法所稱整即主臣謹案新除中軍參軍臣劉整閭閻
闡肯名教所絕直以前代外戚仕因紈袴惡積釁稔親
舊側目理絕通問而妄肆醜辭終夕不寐而謬加大杖
薛包分財取其老弱高鳳自穢爭訟寡嫂未見孟嘗之
深心唯效文通之偽迹昔人睦親衣無常主整之撫姪

食有故人何其不能折契鍾庾而檐帷交質人之無情
一何至此實教義所不容紳冕所共棄臣等叅議請以
見事免整所除官輒勒外收付廷尉法獄治罪諸所連
逮應洗之源委之獄官悉以法制從事婢采音不欵偷
車欄龍牽請付獄測實其宗長及地界職司初無糾舉
及諸連逮請不足申盡臣昉誠惶誠恐頓首頓首死罪
以聞

奏彈范鎮

事詳前武帝璽書
下昉奏上詔聞

臣聞息夫歷詆漢有正刑白襃一奏晉以明罰況乎附
下訕上毀譽自口者哉風聞尚書左丞臣范鎮自晉安
還語人云我不詣餘人惟詣王亮不餉餘人惟餉王亮
輒收鎮白從左右萬休到臺辯問與風聞符同又今月
十日御餞梁州刺史臣珍國宴私既洽羣臣並已謁退
時詔留侍中臣昂等十人訪以政道鎮不答所問而橫
議沸騰遂貶裁司徒臣肅褒舉庶人王亮臣於時預奉
恩留肩隨並立耳目所接差非風聞竊尋王有遊豫親

御軒陞義深推轂情均湛露酒闌宴罷當辰正立記事
在前記言在後軫早朝之念深求瘼之情而鎮言不遜
妄陳褒貶傷濟濟之風缺側席之望不有嚴裁憲准將
顏鎮即主臣謹案尚書左丞臣范鎮衣冠緒餘言行舛
駁誇諧里落誼詬周行曲學謾聞未知去代弄口鳴舌
祇足飾非乃者義師近次鎮丁罹艱棘曾不呼門墨線
景附頗同先覺實奉龍顏而今黨協疊餘翻為矛楯人
而無恒成茲姦詖日者飲至策勲功微賞厚出守名邦

入司管轄苞篚罔遺而假稱折轅衣裾所弊讒激失所
許與私廢廷辱民宗自居樞憲糾奏寂寞願望縱容無
至公之議惡直醜正有私訐之談宜寘之徼繹肅正國
典臣等叅議請以見事免鎮所居官輒勒外收付廷尉
法獄治罪應諸連逮委之獄官以法制從事鎮位應黃
紙臣輒奉白簡

奏彈蕭穎達

武帝有
詔原之

臣聞貧觀所取窮視不為在於布衣窮居介然之行尚

可以激貪厲俗悖此薄夫況乎伐木之家爭雞豚之利
衣繡之士受賈人之服風聞征虜將軍臣蕭穎達啟乞
魚軍稅輒攝穎達宅督彭難當到臺辯問列稱尋生魚
典稅先本是鄧僧琰啟乞限訖今年五月十四日主人
蕭穎達於時謂非新立仍啟乞接代僧琰即蒙降許登
稅與史法論一年收直五十萬如其列狀則與風聞符
同穎達即主臣謹案征虜將軍太子左衛率作唐縣開
國侯臣穎達備位大臣大臣預聞執憲私謁亟陳至公

寂寞屠中之志異乎鮑肆之求魚餐之資不俟潛有之
數遂復申茲文二追彼十一風體若茲準繩斯在陛下
弘惜勲良每為曲法臣當官執憲敢不直繩臣等叅議
請以見事免穎達所居官以候還第

請祀郊廟備六代樂奏

據魏王肅議周禮賓客皆作備樂況天地宗廟事之大
者周官以下六律六呂五聲八音六舞大合樂致鬼神
以和邦國請依王肅祀祭郊廟備六代樂

王文憲集序

公諱儉字仲寶琅邪臨沂人也其先自秦至宋國史家牒詳焉晉中興以來六世名德為海內冠冕古語云仁人之利天道運行故呂虔歸其佩刀郭璞誓以淮水若離翦之止殺吉駿之誠感蓋有助焉公之生也誕受命世體三才之茂踐得一之幾信乃昴宿垂芒德精降祉有一於此蔚為帝師況乃淵角殊祥山庭異表望衡罕窺其術觀海莫際其瀾宏覽載籍博遊才義若乃金版

玉匱之書海上名山之旨沈鬱澹雅之思離堅合異之
談莫不總制清衷遞為心極斯固通人之所包非虛明
之絕境不可窮者其惟神用者乎然檢鏡所歸人倫以
表雲屋天構匠者何工自函洛不守憲章中輟賀生達
禮之宗蔡公儒林之雅闊典未補大備茲日至乃齒危
髮禿之老含經味道之生莫不北面人宗自同資敬性
託夷遠少屏塵雜自非可以弘獎風流增益標勝未嘗
留心也期歲而孤叔父司空簡穆公早所器異年始志

學家門禮訓折衷於公孝友之性豈伊橋梓夷雅之體
無待韋弦汝郁之幼挺淳至黃琬之早標聰察魯何足
尚年六歲襲封豫寧侯拜日家人以公尚幼弗之先告
既襲珪組對揚王命因便感咽若不自勝初宋明帝居
藩與公母武康公主素不協及即位有詔毀發舊塋投
棄棺柩公以死固請誓不遵奉表啟酸切義感人神太
宗聞而悲之遂無以奪也初拜祕書郎遷太子舍人以
選尚公主拜駙馬都尉元徽初遷祕書丞於是采公曾

之中經刊弘度之四部依劉歆七畧更撰七志蓋嘗賦
詩云稷契匡虞夏伊呂翼商周自是始有應務之迹生
民屬心矣時司徒袁粲有高世之度脫落塵俗見公弱
齡便望風推服歎曰衣冠禮樂盡在是矣時粲位亞台
司公年始弱冠年勢不侔公與之抗禮因贈粲詩要以
歲暮之期申以止足之戒粲答詩云老夫亦何寄之子
照青襟服闋拜司徒右長史出為義興太守風化之美
奏課為最還除給事黃門侍郎旬日遷尚書吏部郎叅

選昔毛玠之清公李重之識會兼之者公也俄遷侍中
以愍侯始終之職固辭不拜補太尉右長史時聖武定
業肇基王命寤寐風雲實資人傑是以宸居膺列宿之
表圖緯著王佐之符俄遷左長史齊臺既建以公為尚
書右僕射右吏部時年二十八宋末艱虞百王澆季禮
紊舊宗樂傾恒軌自朝章國紀典彝備物奏議符策文
辭表記素意所不蓄前古所未行皆取定俄頃神無滯
用太祖受命以佐命之功封南昌縣開國公食邑二千

戶建元二年遷尚書左僕射領選如故自營部分司盧
欽兼掌譽望所歸允集茲日尋表解選詔加侍中又授
太子詹事侍中僕射如故固辭侍中改授散騎常侍餘
如故太祖崩遺詔以公為侍中尚書令鎮國將軍永明
元年進號衛將軍二年以本官領丹陽尹六輔殊風五
方異俗公不謀聲訓而楚夏移情故能使解劍拜仇歸
田息訟前郡尹溫太真劉真長或功銘鼎彝或德標素
尚臭味風雲千載無爽親加弔祭表薦孤遺遠協神期

用彰世祀時簡穆公薨以撫養之恩特深恒慕表求解
職有詔不許國學初興華夷慕義經師人表允茲望實
復官領國子祭酒三年解丹陽尹領太子少傅餘悉如
故挂服捐駒前良取則臥輒棄子後子胥怨皇太子夙
挺天姿俯同人範師友之義穆若金蘭又領本州大中
正頃之解職四年以本號開府儀同三司餘悉如故謙
光愈遠大典未申六年又申前命七年固辭選任帝所
重違詔加中書監猶叅掌事長輿追專車之恨公曾甘

鳳池之失夫奔競之途有自来矣以難知之性協易失
之情必使無訟事深弘誘公提衡惟允一紀於茲拔奇
取異興微繼絕望側階而容賢侯景風而式典春秋三十
有八七年五月三日薨於建康官舍皇朝軫慟儲鉉傷
情有識銜悲行路掩泣豈直春者不相工女寢機而已
哉故痛深衣冠悲纏教義豈非功深砥礪道邁舟航沒
世遺愛古之益友追贈太尉侍中中書監如故給節加
羽葆鼓吹增班劍六十人謚曰文憲禮也公在物斯厚

居身以約玩好絕於耳目布素表於造次室無姬姜門
多長者立言必雅未嘗顯其所長持論從容未嘗言人
所短弘長風流許與氣類雖單門後進必加善誘勗以
丹青之價弘以青冥之期公銓品人倫各盡其用居厚
者不矜其多處薄者不怨其少窮涯而反盈量知歸皇
朝以治定制禮功成作樂思我民譽緝熙帝圖雖張曹
爭論於漢朝荀摯競爽於晉世無以仰模淵旨取則後
昆每荒服請罪遠夷慕義宣威授旨實寄宏畧理積則

神無忤往事感則悅情斯來無是已之心事隔於容諂
罕愛憎之情理絕於毀譽造理常若可干臨事每不可
奪約已不以廉物弘量不以容非攻乎異端歸之正義
公生自華宗世務簡陽至於軍國遠圖刑政大典既道
在廊廟則理擅民宗若乃明練庶務鑒達治體懸然天
得不謀成心求之載籍翰牘所未紀訊之遺老耳目所
不接至若文案自環主者百數皆深文為吏積習成奸
畜筆削之刑懷輕重之意公秉理照物動必研幾當時

嗟服若有神道豈非希世之雋民璉瑚之宏器昉行無
異能得奉名節迄將一紀一言之譽東陵侔於西山一
盼之榮鄭璞踰於周寶士感知已懷此何極出入禮闈朝
夕舊館瞻棟宇而興慕撫身名而悼恩公自幼及長述
作不倦固以理窮言行事該軍國豈直彫章緝采而已
哉若乃統體必善綴賞無地雖楚趙羣才漢魏衆作曾
何足云昉嘗以筆札見知思以薄技効德是用綴緝遺
文永貽世範為如干卷所換古今集記今書七志為一

家之言不列於集集錄如左

齊明帝謚議

以為窮神之迹無繼於成名教思所宗言歸於有攝
是以則天為大義盡於翼善武功受命理貫於斯文伏
惟功高五讓道冠三極愛敬始於揚名孝饗終乎嚴配
寥廓大度誕君人之符閨庭小節應軌物之訓歷試允
諧納揆時序貽厥之寄義均負圖禳棟惟新壓焉將及
於是承制宣德定策公卿登嗣后於西鍾反獨夫於侯

服既而主幼時艱仍離屯蹇應當璧之祥注息肩之願
立德以長紹開中興擬度天行取則乾健日昃罷朝幽
枉必達官曹寂寞固犴空虛虎門肆義大足協律巖廊
有縉紳之談鄉塾無橫議之士既富而教弘此孝治遂
使家蕩子野有栖畝寘天下於掌握覽八荒於戶牖寵
徵金穴之家思絕椒風之館天應民和祥符總暨故能
上變雲物下漏深泉若乃青丘丹稜之國黃銀紫玉之
瑞幽符遠萃詢德報功方將馳道日觀清宮鳴澤為而

不恃高揖成功百川所以朝宗參辰於焉取正豈所謂
中衢均奠懸衡共軌者歟

家蕩子句當作家無蕩子

王貴嬪哀策文

游衣戒節轎車命服永去椒華長辭嘉福笥緘遺組筵
委塵鞠將命啟期實惟嘉數珮空響其何節姆下堂其
誰傳殯宮既毀祖饋斯撤爰命史臣宣美來裔坤載既
厚內德云助軒五有弘姬十斯豫誕咨邦淑選自良家
爰登六列象服委蛇青絢丹纁辰衣素紗肅雍婦職僉

曰俞佳贊景望舒方娠明兩心前軌慶軒中增朗與括
不愆朏魄無爽式陪璽觀有事蠶宮降輿訪道基我王
風宣禮撤豆緝樂房中居貴能降在盈思沖仁者必壽
彼蒼者宮如何不淑萬化齊終薦車告途殞窆既辨黼
嬰璫以陸離帷幌紛其舒卷出桂宮而北行經未央以
西轉池紉顧而徐前服馬嘶而不踐霜霏微而初被野
空籠而始彫促虞泉於薤露撫悲翁於短簫母以子貴
義弘前哲申襄齊削以從疑革麻縗之輕殺達副君之

天至賦白華之無缺庶清廟之微微非壽原之未翳

丞相長沙宣武王碑

玉映藍田金鉉之望已集木秀鄧林輪轅之用先表值
戎寇貪婪羈縻失道憑陵雉堞逼迫濠湟都護之威既
弛副尉之策已謝斧松晨析易子朝餐乞師援絕飛書
路阻公內定不戰之奇外騁必勝之畧神功倏忽有同
拾遺南下牧馬既寢折膠之術北遯燕然將空漠南之
地加以廣平簡惠信賞必罰增資就賦夷歌成章

桓宣城碑

君器量高濬神氣披朗商畧雅俗隱括真偽擢竒取異
不軌常流固以準的當時擬議郭許矣處身立朝不峻
功名俯仰顯默之際優游可否之間迹卑而道不汙身
屈而志不屑矣銘曰於穆我后稟茲純爽虛豁高暢蕭
條邁上風任外舒卓鑒內朗神棲沖慎形同俯仰將登
槐棘宏振綱綱令儀早徂德音永饗

劉先生夫人墓誌銘

既稱萊婦亦曰鴻妻復有令德一與之齊實佐君子簪
蒿杖藜欣欣負戴在冀之畦居室有行亟聞義讓稟訓
丹陽弘風丞相藉甚二門風流遠尚肇允才淑聞德斯
諒蕪沒鄭鄉寂寥楊冢叅差孔樹毫末成拱暫啟荒埏
長局幽隴夫貴妻尊匪爵而重

撫軍桂陽王墓誌銘

於昭帝緒擅美前王綠圖丹紀金簡玉筐世載台鼎地
居魯衛沛易且傳楚詩將說桐圭誰戲甘棠何憩

齊竟陵文宣王行狀

公道亞生知照隣幾庶孝始人倫忠為令德公實體之
非毀譽所至天才博瞻學綜該明至若曲臺之禮九師
之易樂分龍趙詩析齊韓陳農所未究河間所未輯有
一於此罔不兼綜者歟昔沛獻訪對於雲臺東平齊聲
於揚史淮南取貴於食時陳思見稱於七步方斯蔑如
也初沈攸之跋扈上流稱亂陝服宋鎮西晉熙王南中
郎邵陵王並鎮益口世祖毗贊兩藩而任總西伐公時

從在軍鎮西府版寧朔將軍軍主南中郎版補行叅軍
署法曹於時景燭雲火風馳羽檄謀出股肱任切書記
遷左軍邵陵王主簿記室叅軍既允焚林之求實兼儀
刑之寄刀筆不足宣功風體所以弘益除邵陵王友又
為安南邵陵王長史東夏形勝關河重複選衆而舉敦
悅斯在除使持節都督會稽東陽臨海永嘉新安五郡
諸軍事輔國將軍會稽太守太祖受命廣樹藩屏公以
高昭武穆惟威惟賢封聞喜縣開國公食邑千戶又以

奏課連最進號冠軍將軍越人之巫覩正風而化俗簞
竹之首感義讓而失險邪吏忘其西昊龍丘狹其東皋
會武穆皇后崩公星言奔波泣血千里水漿不入於口
者至自禹穴逮衣裳外除心哀內疚禮屈於厭降事迫
於權奪而茹感肌膚沈痛創鉅故知鐘鼓非樂云之本
緣羸非隆殺之要改授征虜將軍丹陽尹良家入徙戚
里內屬政非一軌俗備五方公內樹寬明外施簡惠神
臬載穆輟下以清武皇帝嗣位進封竟陵郡王食邑如千

戶復授使持節都督南徐兖二州諸軍事鎮北將軍南
徐州刺史遷使持節侍中都督南兖徐北兖青冀五州
諸軍事征北將軍南兖州刺史兖徐接壤素漸河潤未
及下車仁聲先洽玉闕靖柝北門寢扃朝旨以董司徒
牧敷興邦教方任雖重比此為輕徵護軍將軍兼司徒
侍中如故又授車騎將軍兼司徒侍中如故即授司徒
侍中又如故上穆三能下敷五典闢玄闡以闡化寢鳴
鐘以體國翼亮孝治緝熙中教奪金恥訟蹊田自嘿不

雕其朴用晦其明聲化之有倫繫公是賴庠序肇興儀
刑國胄師氏之選允歸人範以本官領國子祭酒固辭
不拜八座初啟以公補尚書令式是敷奏百揆時序夫
國家之道互為公私君親之義遞為隱犯公二極一致
愛敬同歸亮誠進規謀猷弘遠矣又授使持節都督揚
州諸軍事揚州刺史本官悉如故舊惟淮海今則神牧
編戶殷阜氓俗滋繁不言之化若門到戶說矣頃之解
尚書令改授中書監餘悉如故獻納樞機絲綸允緝武

皇晏駕寄深負圖公仰惟國典勉遵遺託俯僻天倫踊
絕於地居處之節復如居武穆之憂聖主嗣興地居旦
奭有詔策授太傅領司徒餘悉如故坐而論道動以觀
德地尊禮絕親賢莫二又詔加公入朝不趨讚拜不名
劍履上殿蕭傅之賢曹馬之親兼之者公也復以申威
重道增崇德統進督南徐州諸軍事餘悉如故並表疏累
上身沒讓存天不憊遺梁岳顏峻某年某月日薨春秋
三十有五詔給溫明祕器斂以袞章備九命之禮遣大

鴻臚監護喪事朝夕奠祭大官供給禮也故以慟極津
門感充長樂豈徒春人不相傾廛罷肆而已哉乃下詔
曰褒崇庸德前王之令典追遠尊戚沿情之所隆故使
持節都督揚州諸軍事中書監太傅領司徒揚州刺史
竟陵王新除進督南徐州體睿履正神監淵邈道冠民
宗具瞻惟允肇自弱齡孝友光備爰及贊契協升景業
變和台曜五教克宣敷奏朝端百揆惟穆寄重先顧任
均負圖諒以齊徽二南同符往哲方憑保祐永翼雍熙

天不慙遺奄見薨落哀慕抽割震動於厥心今先遠戒
期龜謀襲吉茂崇嘉制式弘風猷可追崇假黃鉞侍中
都督中外諸軍事太宰領大將軍揚州牧綠綬綬具九
錫服命之禮使持節中書監王如故給九旒鑾輅黃屋
左纛輜輶車前後部羽葆鼓吹挽歌二部虎賁班劍百
人葬禮一依晉安平獻王孚故事公道識虛遠表裏融
通淵然萬頃直上千仞僕妾不覩其喜愠近侍莫見其
傾弛他人之善若己有之民之不臧公實貽恥誘接恂

恂降以顏色方於事上好下規已而廉於殖財施人不
倦帝子儲季令行禁止國網天憲寘諸掌握未嘗鞠人
於輕刑錮人於重議人有不及內恕諸已非意相干每
為理屈任天下之重體生民之俊華袞與緼緒同歸山
藻與蓬茨俱逸良田廣宅符仲長之言邛山洛水協應
叟之志丘園東國錙銖軒冕乃依林構宇傍巖拓架清
猿與壺人爭旦緹幙與素瀨交輝置之虛室人野何辨
高人何點躡屩于鍾阿徵士劉蚪獻書於衡嶽贈以古

人之服弘以度外之禮屈以好士之風申其趨王之意
乃知大春屈已於五王君大降節於憲后致之有由也
其卉木之奇泉石之美公所製山居四時序言之已詳
文皇帝養德東朝同符作者爰造九言實該百行遵衿
禱於未萌申炯戒於茲日非直旦暮千載故乃萬世一
時也命公註解衛將軍王儉綴而序之山宇初構超然
獨往顧而言曰死者可歸與誰入室尚想前良俾若神
對乃命畫工圖之軒牖既而緬屬賢英傍思才淑匹婦

之操亦有取焉有客遊梁朝者從容而進曰未見好德
愚竊惑焉即命刊削投杖不暇公以為出言自口驥駉
不追聽受一謬差以千里所造箴銘積成卷軸門階戶
席寓物垂訓先是震於外寢匠者以為不祥將加治葺
公曰此天譴也無所改修以記吾過且令戒懼不怠從
諫如順流虛己若不足至於言窮藥石若味滋旨信必
由中貌無外悅貴而好禮怡寄典墳雖牽以物役孜孜
無怠乃撰四部要畧淨住子並勒成一家懸諸日月弘

洙泗之風闡伽維之化大漸彌留話言盈耳黜殯之請
至誠懇惻豈古人所謂立言於世沒而不朽者歟易名
之典請遵前例謹狀

齊司空曲江行狀

公稟靈景宿擅氣中和一簣初登東嶽之功可鑒埏埴
在器瑚璉之姿先表豈惟荆南有聖童之目襄城著孔
甫之稱而已哉故以羽儀宗家冠蓋後進路叔之一日
千里北海之稱美共治方斯蔑如也志學之年徧治經

紀登隆十載網羅百氏藻斲瞻逸蔚為詞宗延賈誼而
升堂攜相如而入室加以翰牘精辯發言有章持論從
容辭無矜尚自河洛丘虛歷載二百俾我逢掖遂淪左
袵晉宋所以遺恨宗祖是用顧懷公自荷方任志在剋
復將欲使功遂之日身退有所爰乃卜居金陵營帶林
壑用辭聊城之賞以為疏韓之館人謝運往遂輟遠圖

梁文紀卷六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梁文紀卷八

詳校官庶吉士臣瑚圖禮

主事銜臣徐以坤覆勘

總校官進士臣楊懋珩

校對官中書臣王鍾泰

謄錄監生臣周世燦

謄錄監生臣張鱗

欽定四庫全書

梁文絕卷七

明梅鼎祚編

沈約

字休文吳興武康人宋度支尚書郎齊南清河太守梁初佐命累遷尚書令領太子少傅

沈文季加侍中詔

散騎常侍尚書左僕射西豐縣開國侯新除鎮軍將軍
沈文季業宇流正鑑識超凡秉茲恭恪誠著匪躬難起
非慮密通壩圻聲力盡勤萬難增固寵服攸加實為朝
典可侍中僕射新除侯如故主者速施行

崔慧景加侍中詔

護軍將軍樂安縣開國子慧景志氣淹通識履詳正誠烈歎盡義簡朕心加榮近侍抑惟朝序可加侍中子如故主者速施行

王亮王瑩加授詔

京輔華貫端副要重政首民經任切朝寄尚書左僕射亮濬哲淵深道風清邈時京民譽僉望所歸中領軍南徐州大中正南鄉侯瑩德宇夷曠鑑識凝遠

關二

協隆

內外允諧逆徒從慝躬衛時艱氛祲既澄並宜光贊緝
熙穆茲景化亮可侍中丹陽尹瑩可侍中尚書左僕射
本官中正侯並如故主者速施行

臨川王子晉南康侯子恪遷授詔

侍中臨川王子晉志業清敏器尚夷通祕書監右領軍
南康縣開國侯子恪理識閒悟思懷韻警宜出聞朝政
入侍帷幄子晉可左民尚書子恪可侍中王侯並如故
主者速施行

王茂加侍中詔

居中作衛號望清重任總儲宮朝難其選望蔡縣開國
公新除尚書右僕射茂器度淹弘志局詳穩契闊難夷
情深恒寄顯命載加允副僉屬可侍中衛將軍領太子
詹事開國公如故給鼓吹一部主者施行

授蕭重休左僕射詔

尚書萬事之本隆替是寄總司頓關宜速有人征虜將
軍吳興太守建安縣開國子蕭重休才學淹通識裁詳

允內著嘉庸外敷美政入副朝端僉議斯在可守尚書

左僕射餘如故主者施行

學一作具南史蕭惠休為僕射重佗恐誤

授王亮左僕射詔

朝端任重刑政斯出自非民望時宗莫諧茲舉通直散

騎常侍吏部尚書領太子左衛率王亮器識夷遠風鑒

清奧贊務釐朝庶績惟允宜崇名器以副具瞻可尚書

左僕射主者施行

政一作禮

封申希祖詔

持節督司州諸軍事冠軍將軍司州刺史申希祖志器
沈隱才畧開濟在昔多難任叅心膂爰及中興忠款彌
著契闊艱虞盡其心力逮獫狁侵斥武節颺騰殘寇外
殄危城獨困休庸茂績朕有嘉焉宜錫茅土以疇勤烈
可封開國伯食邑五百戶本官如故主者施行

封三舍人詔

輔國將軍驍騎將軍南高平太守兼中書通事舍人沈
徽孚給事中驍騎將軍臨淮太守兼中書通事舍人王

咍之寧朔將軍南濮陽太守兼中書通事舍人裴長穆
並以素胄清才服勤禁省契闊劬勞自頃多難軍國務
殷內參帷幄外濟師旅忠規款志義感朕心宜錫茅社
同莅賞冊可封三百戶開國縣伯本官郡驅使並如故
主者速施行

郊裡赦詔

朕昧旦夙興念茲治道而明不燭遠弘之未易仰尋先
烈思致隆平自頃多故戎役代有軍政國容事緒非一

刑禮參用未臻綸簡向隅之情永言增歎今郊禋載洽
幽明允從思隆嘉祉被之兆庶可大赦天下主者施行
旦一作爽隆
作升役作車

南郊恩詔

卜日禋饗政道莫先厚下布澤哲王是務朕仰祇靈眷
俯臨億兆歲象迴環恭事亡及牲玉必薦感敬備申升
煙燎於穹昊致精誠於太乙思霑颯潤惠茲窮生應天
監三年內犯奪勞及左降可悉原降繼市職不充人身

及家口質繫悉散還私家督備前歲三五犯譴因及隨
曹景宗授司州委叛應適役者並量所蠲降尚書所檢
巧陳淫辭普更開恩百日各聽自首不問往罪京師三
縣尤窮之民詳加賑恤主者速條格施行

又

朕肅膺乾貺君臨率土雖日晏劬勞而仁恕未洽星
驂迴履端告始禋享云備誠敬廉申宣和布澤情深待
旦凡内外文武可各賜勞一年叛亡未擒若百日内自

首還役不問往臯女子質繫悉且散遣文書輕重坐臯
並皆從原主者詳為條格疾速施行

廉一作兼

改天監元年赦詔

五精遞襲皇王所以受命四海樂推殷周所以改物雖
禪代相舛遭會異時而微明迭用其流遠矣莫不振民
育德光被黎元朕以寡闇命不先後寧濟之功屬當期
運乘此時來同心萬物遂振厥弛維大造區夏永言前
蹤義均慙德齊氏以代終有徵歷數云改欽若前載集

大命於朕躬顧惟菲德辭不獲命寅畏上靈用膺景業
執裡柴之禮當與能之祚繼迹百王君臨四海若涉大
川罔知攸濟洪基初兆萬品權輿思俾慶澤覃被率土
可大赦天下改齊中興二年為天監元年賜民爵二級
文武加位二等鰥寡孤獨不能自存者人穀五斛逋布
口錢宿債勿復收其有犯鄉論清議贓汙淫盜一皆蕩
滌洗除前注與之更始長從敕繫之身特皆原遣亡官

失爵禁錮奪勞一依舊典

同心梁書作
同心膺作應

平亂赦詔

朕肅纂乾統思弘祖業方欲克廣法猷寧濟遐邇實賴
羣才共康世務至於股肱宗戚情委特隆垂拱責成綢
熙是寄而各包藏禍心規縱醜逆朕每存容隱冀或能
悛而靡懲前愆彌結後釁七百業難宗廟事重不得不
垂涕行戮以義斷恩或藩屬皇宗或睦婣近戚夫豈不
懷社稷故也雖四門已穆羣凶靡餘而泣辜之歎義兼
自昔方勵精思治登賢任官隆平之化庶從茲始宜播

嘉惠咸與維新可大赦天下自今月二十日昧爽已前
謀反大逆手殺人以下皆赦除之頃歲軍旅繁興叛征
者衆其質繫家屬及同伍代役三署見徒詳所由原遣
主者施行

大赦詔

王室多難祲沴相仍昔歲紛阻鋒交九達今茲狂煽兵
連萬雉時事屯危罕有斯逆故今迷疑互起向背者多
元惡既懸猜懼彌廣奔亡草澤自反莫因近雖曲赦與

之更始而愚昧之徒猶多竄伏且過寇未夷役連遐邇
刑政弛張陷罪非一思所以曠敷嘉惠被之億兆可大
赦天下凡與崔惠景協契同謀首為奸逆爰及降叛輸
力盡勤良由世道交喪流源浸遠風槩靡立以至如斯
悉皆盪滌一無所問凡諸反側咸與維新並加宣慰還
復民伍國信之明皎如日月榜勒畿要咸使聞知惟崔
惠景諸子不在赦例主者施行

崔惠景南史
作崔慧景

立太子詔

即昭明
太子

朕屬當期運條跡前王思所以長世流祚垂之萬葉百
辟咸以元良之寄有國莫先自昔哲后降及近代莫不
立諸樹嫡守器承祧乃旁挹羣議遠惟七百建茲蒙稚
仰副宗祊承華肇開崇基克永無疆之慶非獨在余恩
霑渥澤被之遐邇可賜天下為父後者爵一級王侯以
下量賜幣帛

立太子赦詔

朕夙纘璿祚君臨四方夕惕寅畏若寘淵谷思所以光

闡洪基克隆鼎命王公卿士咸以為樹元立嫡有邦所
先守器傳統於斯為重是用俾茲幼蒙體乾作貳永固
宗祀以貞萬國元良之寄非獨在余宜令嘉慶被之億
兆可大赦天下賜民為父後者爵一級主者速施行

封授臨川等五王詔

神牧帝鄉冠冕列岳渚宮樊鄧形勝是歸居中作衛翌
宣戎勲隆茲寵號實允舊章並非親勿居惟賢斯授西
中郎將護軍宏朕之外弟早宣德譽董一藩政緝是嘉

庸國禮家情瞻寄隆重使持節督南徐兗二州諸軍北
中郎將南徐州刺史秀風穎俊邁識業標簡任居藩翰
政以化成使持節都督雍梁南北秦四州諸軍事安北
將軍寧蠻校尉雍州刺史偉體韻淹穆神寓凝正綸綸
夷雅叅贊王業冠軍右衛將軍恢神檢外洽淵量內湛
奉職鉤陳周衛以穆使持節督荆湘益寧南北秦七州
諸軍事安西將軍荊州刺史懌秀識冲情允文允武經
啟王業實有厥勤並契闊綢繆分形並氣處家盡其匪

躬朕承運迭興光宅四海藩維廣樹經朔攸屬出納之
宜望實惟允宏可使持節散騎常侍都督揚南徐州諸
軍事後將軍揚州刺史封臨川郡王秀可進號征虜將
軍餘官如故封安成郡王偉可使持節散騎常侍都督
雍涼荆寧南北秦六州郢州之竟陵司州之隨郡諸軍
事寧蠻校尉雍州刺史將軍如故封建安郡王恢可侍
中前將軍領石頭戍事領兵景佐封鄱陽郡王憺可使
持節都督荆湘益寧四州諸軍事平西將軍荊州刺史

封始興郡王食邑各二千戶

神牧帝鄉一作神州帝城戎勲作戎重隆茲作隆名外弟

作介弟宣作富北中郎將梁書作輔國將軍安北將軍作冠軍將軍綸綸夷雅類集作經綸夷險安西梁書作

西平

勸農訪民所疾苦詔

執耜暫虧則縣磬比室秉機或愔則無褐終年非怠非荒雖曰王道不稂不莠實寄民穰頃歲多稼無與遺秉如積而三登之美未臻萬斯之基尚遠且風土異宜百民殊務刑章治緒未必同源妨本害政事非一揆冕旒

屬念無忘夙興可嚴下州郡務茲畊殖相畝闢疇廣開
地利深樹國本克阜民天又詢訪獄市博聽謠俗傷風
損化各以條聞無使瘡痍之苦載興比屋主者詳為科

格稱朕意焉

寄齊書作賴茲
作滋科作條

搜訪隱逸詔

高尚其志義煥通交山林不出訓光惇史朕聽朝晏罷
尚想幽人蒲玉之禮竚聞峻節可班下州郡博訊遠近
若有道映丘園事孚高尚可以弭競遷澆還風拯俗皆

以名聞靡或遺漏朕將闢衢室而寘几杖開東序而授
衮職庶令江海無遺異人必至

資給何點詔

遠趣高情前王所貴義兼昔款倍用興懷徵士何點居
貞物表縱心塵外夷坦之風率由自遠往因素志願申
宴言眷彼子陵情兼惟舊昔仲虞邁俗受俸漢朝安道
勉志不辭晉祿此蓋前代盛軌往賢所同可詳加資給
並出在所日費所資須大官別給既人高曜卿故事同

垣下

魏表渙
字曜卿

酬荊雍義士獻物者詔

昔義舉之初人懷自竭輸賦罄產同致厥誠言稔一槩
思有所酬其雍荊郢三州有獻物助軍國者外可詳加
蠲報

使四方士民陳刑政詔

徑寸之寶或隱泥沙以人廢言君子斯戒朕聽朝晏罷
思聞政術雖百辟卿士有懷必聞而蓄響邊遐未臻魏

關或屈以貧陋或間以山川頓足延首無因奏達豈所謂沈浮靡漏遠邇兼得者哉四方士民若有欲陳刑政益國利民淪礙幽遠不能自通者各詮條布所懷於刺史二千石有可申采大小以聞

立左降詔

刑乖政失其源已久罰罪之奏日聞於蚤朝弊獄之書亟勞於晏寢免黜相係補代紛紜一離讐囚乃永歲月非所以棄瑕錄用隨分盡才者也是故減秩居官前代

通則貶職左遷往朝繼軌自今內外羣司有事者可開
左降之科

降死罪詔

朕樹洪業光宅區宇而本枝之慶未廣椒掖滕衛之地
猶闕藩屏言念弓韜未能忘懷策三子始有磐石之資
於焉彌固慶雖自己恩加覃及凡死辜可降一等五歲
刑降二等三歲刑以下並悉原放

立內職詔

刑于垂訓周文所以表德壺闈失序漢氏所以喪邦並
被諸方策式昭戒勸魏晉以來雖云簡薄而內職名號
參差不同在宋太始位置繁縟遂設九品且擬外朝填
委椒掖徵費無已自此相仍踵以成舊昭陽九華千門
萬戶朕受命自天始基七百思所以立坊自邇貽厥方
來前代職品所宜因革外可詳議務令該允

封徐世標制

驍騎將軍彭城令徐世標才畧貞濟志懷義烈忠節內

欵勲勤外著禦侮折衝任惟心脅頃奸慝潛煽危機驟
發夷凶殄難實有力焉宜命賞疇庸錫茲土宇可封開
國縣子食邑三百戶

授李居士等制

新除太子左衛率軍主李居士志識開敏器懷貞濟盡
力禁門誠著夷險新除太子右衛率軍主潮陽縣開國
男胡松性業詳固才用果烈新除節督青冀二州諸軍
事寧朔將軍青冀二州刺史栢和剛正欵率履著勤効

新除左中將軍主鴻選氣質強果秉心壯宣並反旆南
轅以赴危難身先士卒翦此鯨鯢功勤碩茂宜降賞典
居士可封一千戶開國縣侯松可增封為七百戶和可
封五百戶開國縣伯選可封三百戶開國縣男新除持
節刺史將軍主男並如故主者施行

潮陽齊書
作沙陽

封左興盛等制

逆豎王敬則縱兵內侮陵斥畿甸輔國將軍參軍將軍
事左興盛直閣將軍劉山陽受律前驅焱勇爭路或衡

至首飾或陷懸中麾元惡梟至氛梗載廓賞不踰時義
弘前典可封開國男食邑二百戶并進位一階主者施

行

參軍將軍齊書作前
軍司馬直閣作輔國

授蔡法度廷尉制

民命所懸繫乎三尺止殺除殘實由乎此是以皋陶作
士五刑惟明于張葢官世無冤獄且漢代律書出乎小
杜吳雄以三世法家繼為理職郭恭以律學通明仍業
司士爰及晉氏此風未泯叔則元凱並各名家自茲厥

後斯尚漸薄迄至于今損棄頓盡衣冠士子恥復用心
州郡姦吏恣其取捨舞文弄法非止一塗朕膺天受命
為兆民主每一念此忘寢與食尚書刪定左曹郎中蔡
法度少好律書明曉法令世之所廢篤志不怠至於章
句踏滯名程乖礙莫不斟酌厥衷允得其門方欲寄以
國刑開示後學文才取士豈有定方自世道澆流浮偽
雲起量計多少辯校錐刀若遵往從舊守而勿失豈所
以軌儀上世垂風於後宜加褒擢弗繫常階可守廷尉

卿主者施行

三尺一作尺一殘一作害文才一作拔才

授王績蔡約王師制

冠軍將軍司徒左長史始平縣五等男績華宗冠冑器質詳和都官尚書約清源素範體業倫正訓茲蕃國僉議攸在績可隨郡王師加散騎常侍男如故約可零陵王師加給事中主者速施行

武帝踐阼後與諸州郡敕

欽惟遂古爰及近代雖禪代異時而成功一揆豈惟靜

民寧亂實由符運總集故能啟業垂統光宅區夏齊氏
遘茲昏詖斯亡奄及民命蠢蠢倒懸非喻朕大懼四海
舟覆二象雲傾億兆與崑岡並燎措紳與蘊崇共日永
言悽悼發憤經營推鋒投袂電擊風掃藉上天之靈因
熊羆之用德未半古功侔前烈齊民既欽若虞夏高揖
萬邦兼以冥符先著樂推攸在幽顯宅心辭不獲命猥
以虛寡君臨萬國川壑之懷寤寐盈慮方欲昧旦丕顯
日昃忘勞思與賢能康濟世道卿擁旄萬里共治是寄

當求民瘼留念獄市威斷以御強猾仁惠以撫孤貧使
遠近幽深咸得其所方虛位欽能懸爵佇効勿令漢代
璽書獨行於自古晉世班條靡用於茲日想加克勉副
其側席

為武帝與謝朏敕

吾以菲德屬當期運鑒與吾言思隆治道而明不遠燭
所蔽者多實寄賢能匡其寡闇嘗謂山林之志上所宜
弘激貪厲薄義等為政自居元首臨對百司雖復執文

經武各修厥職羣才競爽以致和美而鎮風靜俗變教
論道自非箕穎高人莫膺茲寄是用虛心側席屬想清
塵不得不屈茲獨往同此濡足便望釋蘿襲衣出野登
朝必不以湯有慙德武未盡善不降其身不屈其志使
璧帛虛往蒲輪空歸傾首東路望兼立表義軒邈矣古
今殊事不獲總駕崆峒依風問道今方復引領雲臺虛
已宣室紆賢之愧載結寢興

與何胤敕

吾猥當期運膺此樂推而顧已多蔽昧於治道雖復劬
勞日昃思致隆平而先王遺範尚蘊方策息舉之用存
乎其人兼以世道澆暮爭詐繁起改俗遷風良有未易
自非以儒雅弘朝高尚軌物則汨流所至莫知其限治
人之與治身獨善之與兼濟得失去取為用孰多吾雖
不學頗好博古尚想高塵每懷擊節今世務紛糾憂責
是當不得不屈道巖阿共成世美必望深達往懷不吝
濡足今遣領軍司馬王果宣旨諭意遲面在近

果至膺
單衣鹿

中執經卷下床跪
受詔書就席伏讀

謝賜新厯表

竊惟觀斗辯日馭生為本審時分地稼政莫先何則勝
殺無舛拘忌之理難忽珠璧有徵禮節之原攸序

為皇太子初謝表

臣實蒙稚溫文以闢不閑三善之訓未習四學之儀雖
問安內豎因心自發而視膳寢門未任再至乃降皇慈
夙膺盛典貳體宸極守器宗祧顧循幼志如臨冰壑

致仕表

徒以桑榆無幾時制行及不朝之禮忽在今辰使反身
敝廬待終窮巷臣又聞之懸車散髮其來舊矣昔廣德
請骸義在量力二疎知止恩貽後悔數年以來稍就盡
竭氣力衰耗不自支持若蒙天地大恩造物洪施拯其
隆滿之功救其害盈之災譬彼日昃假榮終朝跼蹐夕
景少觀盛化宅壤歸泉自無云幾祈仁仰澤事止寸陰
為始興王讓儀同表

徒塵翠幄方降紫泥以茲上令用隔下情況高擬萬石
爰均八命室等天潢服加黼黻出則高陪千乘入則仰
司百揆陛下道苞九舜明出十堯萬微必理一物興念
有紆玄鏡暫垂止水

拜尚書令到都上表

竊位之譏允當斯責王命私請有事相傾油雲湛露徒
降旻昊之德弱縞輕蟬不載山嶽之重登階望席悅焉
失步

讓僕射表

臣聞役壯休老上典所優晨行暮息事身恒分若夫玄黃未已非秋駕之衛筋力為用豈強飯之時養老杖鄉抑惟前典服戎告謝親學匪任宿肉極其虛憊歲制防其不辜實所以蠲假衰疾收屏淪暮

為褚炫讓吏部尚書表

竊惟玄素未辯必謬朱紫之察規矩或昧理喪方圓之功東西兩漢左雄孤絕於前南北二晉山濤莫嗣於後

良由性藏於貌才隱乎心楚越無以況其迴殊山川未足方其險阻雖復拂暗為明免過生智亦何以登奇收異離渭分涇

讓五兵尚書表

臣聞百舍之趙非宿舂所資千里之越豈一葦能泝何者裝輕適於路遠舟弱疲於濟深醜貌悴容不藉鑒於溜水駕足蹇步終取躓於鹽車

謝封建昌侯表

陛下投袂萬里拯厥塗炭臣雖心不吠堯而迹淪桀犬
此則王業始基臣所不與徒荷日月之私竟無蒸燭之
用天命玄鳥非止今日受命作周其來久矣雖復備數
樂推與同謳頌而誠微弱草效闕纖塵遂班山河之誓
叨佐命之賞亦何以慰悅帷帳酬報爪牙

為柳世隆讓封公表

臣聞懸旌玉塞貳師尚黜其功伐鼓炎州伏波猶懼其
賞徒以兼委之施或難固辭抽心之情必無雙奪是故

俛容青閣願還慈於裂壤竊步丹墀希收寵於開賦昔
竄命窮雉難迫勢孤沈版未難負戶非切及顧溫清之
館思結尊慈之懷累葉喁喁舉門惴惴臣事逼君親理
非外獎實賴朝謨謹肅宰畧遐震奔鯨外勦臣何力焉
幸得扶老攜弱重出幽堵還軸歸驂再踐鄉路豈可資
國眚以邀其功因衆功而饗其報遂使甘霜受電之心
有同於飾請皎日大河之志匪殊於貌謁

為南郡王讓中軍表

臣聞建侯茂則非賢罔樹分器鴻典惟懿實先而臣挹
道未弘踐義多闕徒昇國彝空襲宸寵光珪華組掩藹
於闕垂令采徽猷寂寥於甸表晨伸委帶夕軫臨顏皇
衢肇啟鼎運始資魯衛兼啟義邈周年齊楚並建禮高
漢日臣以末第聯輝上序拓履荆阿懷璽夢曲拊志惟
熏佩握如擣

謝母封建昌國太夫人表

伏見詔書以臣母封為建昌國太夫人慶溢蓬門榮流

素族恭荷屏營罔識攸真臣稟訓私閨志塗靡立勉以
為義誠有由然輸力致身曾無萬一天慈罔已至德彌
光探其私志降此洪澤榮親之至始自微臣率斯道也
方流萬物草卉輕命固莫云酬

為長城公主謝表

奉策書封妾為長城縣公主徽命降臨慙腆妄真妾膺
靈稟氣育景璇閨弱志易淪柔德難樹雖復式修姆保
莫敢或遑而肅雍不著穠華蓋闕不悟宸暉曲漸彝章

夙賁藉此恩加遽延典策湯沐光啟珩緄昭被

薦劉粲表

陛下則天開業冠帶要荒輜軒韋轂交軫於遐路捨築
投竿相望於魏闕或以開圻未採管庫遺賢執戟忘疲
倚輶不息

注制旨連珠表

竊尋連珠之作始自子雲放易象論動模經詰班固謂
之命世桓譚以為絕倫連珠者蓋謂辭句連續互相發

明若珠之結排也雖復金鑣互騁玉軼並馳妍蚩優劣
參差相間翔禽伏獸易以心威守株膠瑟難與適變水
鏡芝蘭隨其所遇明珠燕石貴賤相懸

為兗州柳世隆上舊宮表

舊宮蘊靈千古合祥百代萬祇相祉八神警室事超齊
甸義邁譙宮故能屬輦道於天階命帝關於霄路實宜
樹闕疏壤寫極上穹克播徽塵永光盛烈

上建闕表

恭惟哲后舊章必修眇矚前王復古為貴伏惟陛下欽
咨故實率由令典昔在有晉經創江左邦訓莫釐遠國
多缺萬雉之外兩觀弗興空指南峯懸法無所世歷三
代年將二百非所以經世成務垂業後昆天德圓應憲
章自遠詔匠人建茲象闕俯藉愛禮之心以申子來之
願式表端闡儀刑萬國使觀風而至復聞正歲之典遐
想之士少寄懷古之目

為柳世隆上銅表

夫幣以周務貨以賑民阜國康治莫尚乎此周氏致平
始於園法漢世幾厝資於貫朽名鑪化金良工盡甄方
將盈金中藏收功上苑南楚陋其方府西京鄙其部內

謝立皇太子賜絹表

臣聞重離在天八紘之所共仰明兩作貳萬國所以咸
寧太子體岐弱載表睿沖茂典冊既升休祚方遠率土
含歡遐邇均忭天情載洽慶賜必周幣帛嘉貺猥頒庸
劣

到著作省表

臣約言即日被召以本官兼今職臣藝不博古學謝專
家乏懷鉛之志慙夢腸之術聯事乖善握蘭慙良謬勒
斷蛇之符預刊冰河之業路遙難騁才弱未勝而神工
曲造雕絢彌疊珥筆史觀記言文府趨奉載揚腆膺交
頽

舉胡元秀表

竊惟經邦御遠雖待大賢摧鋒犯鏑亦資小用伏見錢

塘新城主胡元秀早歲驅馳意幹強果矛盾之用氣凌
百夫若置之六師之間處之一旅之上必能前奮曠敵
却沮強胡臣實庸懦不窺武節昧妄輕言伏懷悚懼

南齊

書志高宗建武三年大鳥集東陽郡太守沈約表云鳥身備五采赤色居多

上撰進宋書表

臣約言臣聞大禹刊木事炳虞書西伯勛黎功煥商典
伏惟皇基積峻帝烈弘深樹德往朝立勲前代若不觀
風唐世無以見帝嬀之美自非覩亂秦餘何用知漢祖

之業是以掌言未記爰動天情曲詔史官追述大典臣
實庸妄文史多闕以茲下才對揚盛旨是用夕惕載懷
忘其寢食者也臣約頌首死臯竊惟宋氏南面承厯統
天雖世窮八主年減百載而兵車亟動國道屢屯垂文
簡牘事數繁廣若夫英主啟基名臣建績拯世夷難之
功配天光宅之運亦足以勒銘鍾鼎昭被方策及虐后
暴朝前王罕二國釁家禍曠古未書又可以式規萬葉
作鑒於後宋故著作郎何承天始撰宋書草立紀傳止

於武帝功臣篇牘未廣其所撰志唯天文律厯自此以外悉委奉朝請山謙之謙之孝建初又被詔撰述尋值病亡仍使南臺侍御史蘇寶生續造諸傳元嘉名臣皆其所撰寶生被誅大明中又命著作郎徐爰踵成前作爰因何蘇所述勒為一史起自義熙之初迄於大明之末至于臧質魯爽王僧達諸傳又皆孝武所造自永光以來至於禪讓十餘年內闕而不續一代典文始末未舉且事屬當時多非實錄又立傳之方取捨乖衷進由

時旨退傍世情垂之方來難以取信臣今謹更創立製
成新史始自義熙肇號終於昇明三年桓玄譙縱盧循
馬魯之徒身為晉賊非闕後代吳隱謝混郝僧施義止
前朝不宜濫入宋典劉毅何無忌魏詠之檀憑之孟昶
諸葛長民志在興復情非造宋今並刊除歸之晉籍臣
遠媿南董近謝遷固以閭閻小才述一代盛典屬辭比
事望古慚良鞠躬跼蹐覲汗亡厝本紀列傳繕寫已畢
合七帙七十卷臣今謹奏呈所撰諸志須成續上謹條

目錄詣省拜表奉書以聞臣約誠惶誠恐頓首頓首死
罪死罪

為晉安王謝南兖州章

臣以萊孱幼無秀業依天宅照藉海憑瀾王爵早加藩
麾夙樹進不能閑詩西楚好禮北河退無以振采六條
宣風萬里懷慚起思載湔心顏而皇明輝燭照被彌遠
遂乃徙旆淮區遷金濟服朱驂出邸青組臨方瞻惟徵
寵俯仰亡厝

為安陸王謝荊州章

臣托景宸區早延休寵身班帝穆爵首藩圭好禮慙河
敦詩媿楚懸旆出關遠違都關擬金入濟識謝戎麾而
照臨彌廣復叨匪服紀南形勝任總上游西緯岷邛北
經嶠陝六轡在手猶或稱難羣牧稟威茲道孰易是以
攄情陞曲布欵幄垂霄途嚴遠事隔披照腆冒斯顏膺
此謬荷祇奉兢據罔知攸託

為六宮拜章

蓬閨菲質嘉淑無算越自幽衡登軀宸漢奉日月之華
侍中屣之末何以廁鴛鴦之盛序奉屬車之清塵

奏彈王源

給事黃門侍郎兼御史中丞吳興邑中正臣沈約稽首
言臣聞齊大非偶著乎前誥辭霍不婚垂稱往烈若乃
交二族之稊辨伉合之義升降宸隆誠非一揆固宜本
其門素不相奪倫使秦晉有匹涇渭無舛自宋氏失御
禮教彫衰衣冠之族日失其序姻婭淪雜罔計廝庶販

驚祖曾以為賈道明目腆顏曾無愧畏若夫盛德之肩
世業可懷藥卻之家前微未遠既壯而室竊貲莫非阜
隸結褵以行箕帚咸失其所志士聞而傷心舊老為之
歎息自宸厯御寓弘革典憲雖除舊布新而斯風未殄
陛下所以負宸興言思清敝俗者也臣實懦品謬掌天
憲雖埋輪之志無屈權右而狐鼠微物亦蠹大猷風聞
東海王源嫁女與富陽滿氏源雖人品庸陋曾實叅華
曾祖雅位登八命祖少卿內侍帷幄父璿升采儲闈亦

居清顯源頻叨諸府戎禁預班通徹而託姻結好唯利
是求玷辱流輩莫斯為甚源人身在遠輒攝媒人劉嗣
之到臺辨問嗣之列稱吳郡滿璋之相承云是高平舊
族寵奮胄冑家計溫足見託為息鸞覓婚王源見告窮
盡即索璋之簿閱見璋之任王國侍郎鸞又為王慈吳
郡正閭主簿源父子因共詳議判與為婚璋之下錢五
萬以為聘禮源先喪嬪又以所聘餘直納妾如其所列
則與風聞符同竊尋璋之姓族士庶莫辨滿奮身殞西

朝崩嗣殄歿武秋之後無聞東晉其為虛託不言自顯
王滿連姻實駭物聽潘楊之睦有異於此且買妾納媵
因聘為資施衿之費化充床第鄙情贅行造次以之糾
慝繩違允茲簡裁源即罪主臣謹案南郡丞王源忝藉
世資得叅纓冕同人者貌異人者心以彼行媒同之抱
布且非我族類往哲格言薰蕕不雜聞之前典豈有六
卿之冑納女於管庫之人宋子河魴同穴於輿臺之鬼
高門降衡雖自己作蔑祖辱親於事為甚此風弗翦其

源遂開黜世塵家將被比屋宜寘以明科黜之流伍使
已汙之族永媿於昔辰方媾之黨革心於來日臣等叅
議請以見事免源所居官禁錮終身輒下禁止視事如
故源官品應黃紙臣輒奉白簡以聞

彈祕書郎蕭遙昌

謹按兼祕書郎臣蕭遙昌盛戚茂年升華祕館淑慎之
迹未彰違情之容已及宜寘微網以肅朝風請以見事
免遙昌所居官

彈御史孔橐題省辟悖慢事

謹按奉朝請臺侍御史臣孔橐淺劣無聞謬列華省假攝去來仕子常務況東臬賤品非藉豐資旬日暫勞豈云卑辱而肆此醜言題勒禁省比物連類非所宜稱黜之流伍實允朝憲臣等參議請以見事免橐所居官輒下禁止

彈孔稚珪違制啟假事

臣聞禁憲有章士子攸慎守官有典觸網斯及蓋所以

崇威闡法上肅下尊謹按廷尉會稽邑中正臣稚珪
歷奉朝班頻登要近九棘之任理無休謁冒制干聞實
虧恒典恩許雖降所制不闕違犯之條猶合約黜且稚
珪俯自內轄作士下聞通制明文日陳几案自踰規矩
莫斯為甚臣等叅議請以見事免稚珪所居除中正官
名輒下禁止

彈奉朝請王希珣違假

謹按奉朝請臣王希珣幸齒朝班私敬蓋闕休請有期

曹無過及違弛之愆允膺裁糾臣等叅議請以見事免所居官輒下禁止

奏彈太子中舍人王僧佑

南史僧祐齊永明末在直屬疾不待對入

輒去約為中丞彈之生贖論

肆情運氣不顧朝典揚眉闊步直轡高驅

上言黃籍奏

武帝時所司奏南徐江郢逋兩年黃籍不上尚書令沈約上言

晉咸和初蘇峻作亂版籍焚燒此後起咸和三年以至於宋並皆詳實朱筆隱注紙連悉縫而尚書上省庫籍

唯有宋元嘉中以來以為宜檢之日即事所須故也晉代舊籍並在下省左人曹謂之晉籍有東西二庫既不係尋檢主者不復經懷狗牽鼠齧雨濕沾爛解散於地又無局滕此籍精詳實宜保惜位高官卑皆可依按至宋元嘉二十七年始以七條徵發既立此科苟有迴避姦偽互起歲月滋廣以至於齊於是東堂校籍置郎令史以掌之而簿籍於此大壞矣凡粗有衣食者莫不互相因依競行姦貨落除卑注更書新籍通官榮爵隨意

高下以新換故不過用一萬許錢昨日卑微今日仕伍
凡此姦巧並出愚下不辨年號不識官階或注義熙在
寧康之前或以崇安在元興之後此時無此府此年無
此國元興唯有三年而猥稱四年又詔書甲子不與長
歷相應如此詭譎萬緒千端校籍諸郎亦所不覺不才
令史更何可言且籍字既細難為眼力尋求巧偽莫知
所在徒費日月未有實驗假令兄弟三人分為三籍却
一籍父祖官其二初不被却同堂從祖以下固自不論

諸如此例難可悉數或有應却而不却不須却而却所
却既多理無悉當懷冤抱屈非止百千投辭請訴充曹
物府既難領理交與人怨於是悉聽復注關

復注則莫不成官此蓋核籍不精之關

代士庶不分雜役減闕職由於此自元嘉以關

景關以前既不係檢凡此諸籍得無巧換今雖

遺落關

多宜有徵驗可得信實其永初景平籍宜

移還上省竊關為晉籍所餘須加實愛若不切以留意

則還復散失矣不識胥非謂衣冠凡諸此流罕知其祖假稱高曾莫此巧偽質諸文籍姦事立露懲覆矯詐為益實弘又上省籍庫雖直郎題掌而盡日料校唯令史獨入籍既重寶不可專委羣細若入庫檢籍之時直郎直都應共監視寫籍皆於郎都目前並加掌置私寫私換可以永絕事畢即出仍自題名臣又以為巧偽既外並稱人士百役不及高臥私門致令公私闕乏是事不舉宜選史傳學士諳究流品者為左人郎左人尚書

專共校勘所卑姓雜譜以晉籍及宋永初景平及在下
省者對共讎校若譜注通籍有卑雜則條其巧謬下在
所科罰帝以是留意譜籍詔御史中丞王僧孺改定百
家譜由是有令史書吏之職譜局因此而置始晉太元
中員外散騎侍郎賈弼好簿狀大披羣族所撰十八州
百一十六郡合七百一十二卷士庶畧無遺闕其子孫
代傳其業宋王弘劉湛並好其書弘日對千客而不犯
一人諱湛為選曹始撰百家譜以助銓序傷於寡畧齊

王儉復加得繁省之衷僧孺為八十卷東南諸族別為一部不在百家之數

論察舉疏

天監中
上疏

頃自漢代本無士庶之別自非仕宦不至京師罷公卿牧守並還鄉里小人瞻仰以成風俗且黌校恭布傳經授業皆學優而仕始自鄉邑本於小吏幹佐方至文學功曹積以歲月乃得察舉人才秀異始為公府所辟遷為牧守入作台司漢之得人於斯為盛今之士人並聚

京邑其有守土不遷非直愚賤且當今士人繁多略以萬計常患官少才多無地以處秀才自別是一種任官非若漢代取人之例也假使秀才對五問可稱孝廉答一策能過此乃雕蟲小道非闢理功得失以此求才徒

虛語耳

並杜氏
通典

答樂藹書

按齊書樂藹為豫章王嶷犀吏最見親禮王薨藹與約書以碑文為請約

答書辭之至建武中王子恪託約及太子詹事孔稚珪為文約竟為撰碑今集中所載節文是也尺牘清裁節錄此書作答劉繪楊用修云繪請約為竟陵王碑約答書辭之後

竟為之文選有此碑文今攷文選載約所撰碑止有安陸昭王一首而無竟陵王其竟陵王行狀亦任彥昇撰而不出約手不知用修之言何所徵據豈以安陸訛為竟陵因以繪易謁耶姑存其說以俟知者

丞相風道弘曠獨秀生民凝猷盛烈方範伊旦慙遺之感朝野同悲永當刊石紀功傳華千載宜須盛述實允來談郭有道漢末之匹夫非蔡伯喈不足以偶三絕謝安石素族之台輔時無麗藻迄乃有碑無文況文獻王冠冕彝倫儀刑宇內自非一世辭宗難或與此約乃閤閑

鄙人名不入第歛酬令旨便是以禮許人聞命慙色已
不覺汗之沾背也

答陸韓卿論宮商書

按齊書陸厥字韓卿吳郡人少有風槩好屬文與吳

興沈約陳郡謝朓琅瑯王融以氣類相推轂
汝南周顒善識聲韻約等文皆用宮商以平
上去入為四聲以此制韻不可增減世呼為
永明體沈約宋書謝靈運傳後又論宮商厥
與約書
約答之

宮商之聲有五文字之別累萬以累萬之繁配五聲之
約高下低昂非思力所舉又非止若斯而已也十字之

文顛倒相配字不過十巧歷已不能盡何況復過於此者乎靈均以來未經用之於懷抱固無從得其髣髴矣若斯之妙而聖人不尚耶此蓋曲折聲韻之巧無當於訓義非聖哲立言之所急也是以子雲譬之雕蟲篆刻云壯夫不為自古辭人豈不知宮羽之殊商徵之別雖知五音之異而其中參差變動所昧實多故鄙意所謂此祕未覩者也以此而推則知前世文士便未悟此處若以文章之音韻同絃管之聲曲則美惡妍媸不得頓

相乖反譬猶子野操曲安得忽有闌緩失調之聲以洛神比陳思他賦有似異手之作故知天機啟則律呂自調六情滯則音律頓舛也士衡雖云炳若縟錦寧有濯色江波其中復有一片是衛文之服此則陸生之言即復不盡者矣韻與不韻復有精麤輪扁不能言老夫亦不盡辨此

與范述曾論齊竟陵王賦書

述曾字子玄吳郡錢唐人齊永嘉太

守入梁終太中大夫竟陵王幼時高帝引述曾為之師友

夫眇汎滄流則不識涯涘雜陳鍾石則莫辨宮商雖復
吟誦環迴編離字滅終無所辨仰酬睿旨微表寸長

答沈麟士書

麟士
見齊

獨往之業雖聞前載高塵逸軌罕或共時未嘗不拊衮
興懷望古遐矚尊賢拔俗遙然沈冥自遠幽貞之操義
高篆策雖蔣詡不窺城市鄭真名動京師何遠之有名
山既鄉內所豐清川又坐臥可對不出戶庭而與禽尚
齊美哉約少不自涯早愛蟲鳥逐食推遷未諧夙願冀

幽期可托克全素履與尊弋釣泉皋以慰閭暮則生平之心於此遂矣

與陶弘景書

一作啟

先生糠粃流俗超然獨遠列霓羽帶總轡雲霞方當名書絳簡身游玄闕憑星夕臥望日朝食而至理深微暖焉難睹雖欲下風問道未知厥路若夫栖遲閒遠咀嚙瓊芝出入清都師友靈聖循崖反跡無缺惟心

並藝文類聚

玄闕茅山志作玄闕暖焉作暖然

報博士劉杲書

杲字士深平原人懷慰子歷尚書左丞尺牘作與陶隱居誤

約郊居新構閭齊杲為贊二首并所撰文章呈約約即命工書又題其贊於壁仍報杲書

生平愛嗜不在人中林壑之懽多與時奪日暮塗殫此
心往矣猶復少存閑遠激懷清曠結宇東郊匪云止息
政復頗寄夙心時得休偃仲長游居之地休璉所述之
美望慕空深何可髣髴君愛素情多惠以二贊辭采妍
富事義畢舉句韻之間光影相照便覺此地自然十倍
故知麗辭之益其事弘多輒當置之閣上坐臥嗟覽別

卷諸篇並為名製又山寺既為警策諸賢從時復高奇
解頤愈疾義無乎此遲比敘會更共申析

報王筠書

筠見後

筠為詩呈約
約書報之

覽所示詩實為麗則聲和被紙光影盈字夔牙接響顧
有餘慙孔翠羣翔宣不多愧下情拙目每佇新奇爛然
總至懽興已盡會昌昭發蘭揮玉振克諧之義寧比笙
簧思力所該一至乎此歎服吟研周流戀念昔時幼壯

頗愛斯文含咀之間儵焉疲暮不及後進誠非一人擅

美推能實歸吾子遲比閒日清覲乃申

盈字尺牘作盈
宇下情一作古

情佇作好惟興作惟興振作服
誤此作出戀作忘申作中誤

與徐勉書

約久處端揆有志台司而帝終不用乃求外
出又不許與勉素善遂以書陳情於勉勉為
言於高祖請三司之儀弗許但加鼓吹而已
先是約嘗侍燕與帝疏栗事少帝三事約謂
人曰此公護前不讓即羞死帝嘗有憾於張
稷稷卒帝與約言之約對失旨及病呼道士
奏赤章於天稱禪代事不
自己帝聞大怒約懼遂卒

吾弱年孤苦傍無耆屬往者將墜於地契闊屯邅困於
朝夕崎嶇薄宦事非為己望得小祿傍此東歸歲逾十
稔方忝襄陽縣公私情計非所了具以身資物不得不
任人事永明末出守東陽意在止足而建武肇運人世
膠加一去不返行之未易及昏猜之始王政多門因此
謀退庶幾可果託卿布懷於徐令想記未忘聖道聿興
謬逢嘉運往志宿心復成乖爽今歲開元禮年云至懸
車之請事由恩奪誠不能弘宣風政光闡朝猷尚欲討

尋文簿時議同異而開年以來病增慮切當由生靈有限勞役過差總此凋竭歸之暮年牽策行止努力祇事外觀傍覽尚似全人而形體力用不相綜攝常須過自束持方可僂俛解衣一臥支體不復相關上熱下冷月增日篤取煖則煩加寒必利後差不及前差後劇必甚前劇百日數旬革帶常應移孔以手握臂率計月小半分以此推算豈能支久若此不休日復一日將貽聖主不追之恨冒欲表聞乞歸老之秩若天假其年還得平

健才力所堪惟思是策

並梁書

賀齊明帝登阼啟

明帝廢鬱林王自立約時為東陽太守

竊惟皇源浚遠帝寶連暉基深慶厚道貫萬葉而鬱林
凶德早樹行悖人經遯聽之所未書宗廟之殆如綴百
靈箝動九服迴遑結后来之望思庇民之主日月以冀
遐邇翹心伏惟陛下大聖在躬君德夙表龍章日綵煥
若麗天納麓賓門道風遐被睿化神行無思不洽獄訟
允歸天人戴仰屈飛龍之眇轡紆汾陽之遠情運堯心

以臨億兆敷舜烈以膺寶命雖中宗之興殷道宣后之
隆漢德異世同符千載一揆刑措之業方遠隆平之基
在焉率土含欣懷生戴賴況臣早蒙覆潤夙荷恩靈踊
躍外畿心不勝慶謹繕民和式流皇澤塗歌里抃載懷
鳧藻

謝女出門宮賜絹綺燭啟

桓室金縷本非所議孟姬作具獨若未周慈澤曲臨珍
華兼重製為美服隻綺易儔舉而不息三夜有待

謝賜軫調絹等啟

霜紉雪委霧縠冰鮮昔劉氏歸國未聞漢儲之禮曹植
還蕃非降魏兩之賜恩逾枉道賁深束帛

謝敕賜絹葛啟

素采冰華絺文霜潔變溽暑於閨閣起涼風於襟袖

謝敕賜冰啟

竊惟司寒輟響眇自前代凌室曠官歷茲永久聖功闡
物逸興備甄窮深既採園池靡用有藉羔秬無災霜電

並藝文
類聚

謝賜交州檳榔干口啟

龍編嘉實厥包遐遠

北戶錄注

為皇太子謝賜御所射雉啟

齊文惠太子居東宮約為步兵校尉管書記遷太子家令

輕鑿微動密翳徐張黃間所穀矢無虛發南皮之獲未
足稱工臣任惟守器事隔陪奉天慈曲降賜物碩禽
為東宮謝敕賜孟嘗君劍啟

田文重氣徇名四豪莫及寶劍雄身故能威陵秦楚人
高事遠遺物足奇謹加玩服以深存古之懷

謝齊竟陵王教換高士傳啟

約與蕭琛等與竟陵王游號為得人

竊聞高尚其事義光文象賢者避世聲煥典墳豈徒激
貪勉競澡身浴德而已爾乃大弘義訓百代通風是以
梁鴻蘇伯記遠迹於前叔夜士安書高塵於後雖去取
異情羣略殊軫而獨行必彰片言罔極貞操與日月俱
懸孤芳隨山壑共遠明公得一含道體二居宗迹屈巖

廊之下神游江海之上愛奇商洛訪美東都蓋欲隱顯
齊功出處同致巢由與伊旦並流三辟與四門共軌肅
奉明規思自罄勛

謝竟陵王示永明樂歌啟

鳳綵鸞章霞鮮錦綺覲寶河宗未必比麗觀樂帝所遠
有慙德雖日月在天理絕稱詠而徘徊光景不能自息
謝竟陵王賚母赫國雲氣黃綾裙襦啟

竊以積絲成綵散繭騰花巧擅易水之間價貴叢臺之

下民受祿為養霑荷彌深聖恩曲漸自葉流根複袖緼裾豈伊恒飾榮新之寵固難輕報

謝司徒賜北蘇啟

司徒竟陵王北蘇北方乳酪也西河舊事云祁連山冬

夏寒涼宜牧牛羊充肥乳酪好

曠阻陰山之外眇絕蒲海之東自非神力所引莫或輕至聖慈普洽恩遍芻蕘停鑣懼喘既弘道於世務方駕四衢又興言於俗表

謝啟

竟陵王子良為丹陽尹後徙都督南兖徐青冀五州此啟似約為子良作

臣以萊孱初無秀業伊天宅照藉海憑瀾王爵早加藩
麾夙樹進不能閑詩西楚好禮北河退無以振采六條
宣風萬里懷慙起懼載溢心顏徙旆淮區遷金濟服朱

驂出邸青組臨方瞻惟徵寵俯仰亡厝

並藝文
類聚

為柳世隆謝賜樂游胡桃啟

世隆
見齊

挺自禁園味逾井絡動物迴祇在微必應此乃胡羯奔

逃吉之先見者也

名物
志

梁文紀卷七